廣弘明集卷第十四　赤

大唐西明寺沙門釋道宣撰

辯惑篇第二之十

內德論　門下典儀李師政

若夫十力調御運法舟於苦海三乘汲引坦夷途於火宅勸善進德之廣七經所不逮戒惡防患之深九流莫之比但窮神知化其言宏大而可驚去惑絕塵厥軌清邈而難蹈華夷士庶朝野文儒各附所安鮮味斯道自非研精以考真妄沉思而察苦空无以立匪石之信根去若亡之疑蓋遠則淨名妙德弘道勝而服勤近則天親龍樹悟理真而敦悅羅什道安之篤學究玄宗而益敬僧肇惠遠之歸信迄皓首而弥堅邁士安之淫書甚宣尼之翫易千金未足驚其視八音不能改其聽聞之博而樂愈深思之深而信弥篤皆欲罷而不能則其非妄也必矣

我皇誕膺天命弘濟區宇覆等蒼旻載均厚地掃氛祲清八表救塗炭寧

兆民五教敬敷九功惟序揔万古之徽猷改百王之餘弊綱羅庶善崇三寶以津梁芟夷群惡屏四部之稊莠

載均厚地掃氛祲清八表救塗炭寧

貞明身光第吉　第二丈　杜

兆民五教敬敷九功惟序揔万古之
徽猷改百王之餘弊綱羅庶善崇三
寶以律梁茲衰群惡屏四部之稊莠
遵付囑之遺旨弘紹隆之要術功德
崇高昊天罔喻但縉紳之士祖述多
途各師所學異論鋒起或謂三王无
佛而年永二石有僧而政虐損化由
於奉佛益國在於廢僧苟明偏見來
申通理博考興亡足證浮偽何則亡
秦者胡亥時無佛而土崩興佛者漢
明世有僧而國治周除佛寺而天元
之祚未永隋弘釋教而開皇之命无
虐感衰由布政治亂在庶官歸咎佛
僧寔非通論且佛唯弘善不長惡於
臣民戒本防非何損治于家國若人
人守善若家家奉戒則刑罰何得而
施禍亂无由而作騏驥雖駿不乘无
以致遠藥石徒豐未餌焉能愈疾項
籍喪師非范曾之无筭石氏興虐豈
浮圖之不仁但為違之而暴亂未有
遵之而兇虐由此觀之亦足明矣復
有謂正覺為妖神比淨施於淫祀訕
而謗之無所不至聖朝勸善立伽藍

慶那身光第吉　第三丈　杜

以崇福迷民起謗反功德以為尤此
深訕上非徒毀佛愚竊撫心而太息

而謗之無所不至聖朝勸善立伽藍
以崇福迷民起謗反功德以為尤此
廣弘明集卷第十四　第三丈
深訕上非徒毀佛愚竊撫心而太息
所以發憤而含豪者也忝頼皇恩預
霑法雨切瑳所惑積稔於茲信隨聞
起疑因解滅昔甞苟訾而不信今則
篤信而无毀近推諸已廣以量人凡
百輕毀而弗欽皆為討論之未究若
今探賾索隱功齊於澄什必皆深信
篤敬志均於名僧矣師政學匪鈞深
識不臻妙少有所聞徽去其惑謹課
庸短著論三篇辯惑第一明邪正之
通蔽通命第二辯殃慶之倚伏空有
第三破斷常之執見敷之以群言孝
之以衆善上顯　聖朝之淨福下折
淫祀之虛誹徒有斯意寔乏其才屬
辭鄙陋援證膚淺雖竭愚勤何益聖
德庶同病而未愈者聞淺辭而深悟
也如蕃籬之卉或蠲疾於腹心藜藿
之飡儻救餒于溝壑若金丹在日玉
饌盈案顧瞻菲薄良足陋矣

辯惑篇第一

一惑佛出西胡　二惑同孔不言
三惑毀佛譽道　四惑比佛妖魅
廣弘明集卷第十四　第四丈
五惑昔有反僧　六惑比僧五梟
七惑譏毀讒謗　八惑涅槃種事涅

三惑毀佛譽道　四惑比佛妖魅

五惑昔有反僧　六惑比僧土梟
七惑讖毀騷騷　八惑涅種事涅
九惑有佛政虐　十惑无佛民和
有辯聡書生謂忠正君子曰盖聞釋
迦生於天笁脩多出自西胡名号无
傳於周孔功德靡稱於典謨寔遠夷
所尊敬非中夏之師偏逮攝摩騰之
入漢及康僧會之遊吴顯舍利於南
國起招提於東都自茲厥後乃尚浮
啚沙門盛洙泗之衆精舍麗王侯之
居既營之于爽塏又資之以膏腴耀
脩幢而曜日擬甲第而當衢王公大
人助之以金帛農商富族施之以田
廬其福利之焉在何尊崇之有餘也
未若銷像而絶鏁乃鑄貨泉可以无費
毀經以禁繕寫筆紙不為之貴廢僧
以從編戶益黍稷之餘税壞塔以補
不足廣賑恤之仁惠欲箘闕而効愚
忠上書而獻斯計竊謂可以益國而
利民矣吾子以為何如乎忠正君子
曰是何言之過歟非忠孝之道也夫
忠臣奉國願受福之无疆孝子安親
務防災於未兆聞多福之因緣求之

如不及覩速禍之萌抃避之若探湯

務防灾於未兆聞多福之因緣求之

如不及覩逮禍之萌拉避之若探湯
國重天地之祈祈於福也家避陰陽
之忌忌於禍也福疑從取禍疑從去
人之情也忠之道焉子乃去人之所
謂福取人之所謂殃豈忠臣奉國之
計非孝子安親之方也觀正夫之自
愛尚不及醫而違卜況忠臣之愛君
如何勸殃而阻福乎何異採藥物以
薦君而取農岐之所忌求醫術以奉
親而反和鵲之深致彼勸取忌而用
毒良非重慎之至意施諸已而猶懼
矣矧敢安於所天乎若夫廢宗廟之
粢盛供子孫之魚肉毀蒸嘗之獻冕
充僕妾之衣服茍求惠下之恩不崇
安上之福恨養親之費饍思廢養以
潤屋如此者可謂忠乎可謂孝乎且
夫周棄卯播殖之教遂配稷以長尊
勾龍立水土之功亦為社而恒敬坊
墉小益尚參八蜡之祭林澤微靈猶
行一獻之祀況夫三達無閡之智百
神無以儔十力無等之尊千聖莫之
匹万惑盡矣万德備矣梵天仰焉帝
釋師焉道濟四生化通三界拔生死

於輪迴示涅槃之常樂身光赫弈奪

釋師焉道濟四生化通三界拔生死
廣明集第三十四張　某才刻
於輪迴示涅槃之常樂身光赫弈奪
朗日之流暉形相端嚴具聖人之奇
表微妙玄通周孔未足擬議博施兼
濟堯舜其猶病諸等慈而无棄物可
不謂之仁乎具智而有妙覺可不謂
之聖乎夫體仁聖之德者豈為譎誑
之説哉靜而思之蔑不信矣至如立
寺功深於巨海度僧福重於高嶽法
王之所明言開士之所篤信若興之
者增慶益國不亦大乎敬之者生善
利民不亦廣乎或小損而大益豈非
國之所宜崇乎或小益而大損豈非
民之所當避乎法眼明了覩福報之
無量金口信實説各因之不朽凡百
士民皆非目見縱未能信其必尓亦
何以知其不然哉冥昧不可以意決
深遠唯當以聖證豈不莫崇之福資
於君父畏毀之累及於家國乎臣无
斯慎於其君非忠臣也子無此慮於
其親非孝子也欲苟遂憎嫉之褊心
不卹忠慎之深慮阻祈福之大緣毀妛
上之善業乃取各之道也豈盡忠之
廣明集第三十五張　某才刻
義哉余昔篤志於儒林又措心于文
菀頗同吾子之言論良由聞法之遲

義哉余昔篤志於儒林又措心于文
菀頗同吾子之言論良由聞法之遲
晩賴指南以去惑幸失途之未遠每
省過而責躬則臨食而忘飯子若博
而深計亦將悔迷而知返矣竊聞有
太史令傅君者又甚余曩日之惑焉
內自省於昔迷則十同其五矣請辯
傅君之惑言以釋吾子之邪執
傅謂佛法本出於西胡不應奉之於
中國余昔同此惑焉今則悟其不然
矣夫由余出自西戎輔秦穆以開霸
業日磾生於北狄侍漢武而除危害
臣既有之師亦宜尒何必取其同俗
而捨於異方乎師以道大為尊無論
於彼此法以善高為勝不計於遐邇
若夫尚仁為美去欲稱高戒積惡之
餘殃勸為善以邀福百家之所會同
七經無以易仁但褊淺而未深至握
蹻而不周廣其恕己接物孰與佛之
弘乎其覩末知本孰與佛之遠乎其
勸善懲惡孰與佛之廣乎其明空折
有孰與佛之深乎由此觀之其道妙
矣聖人之德何以加焉豈得以生於
異域而賤其道出於遠方而棄其寶
夫絕群之駿非唯中邑之產曠世之
珎不必諸華之物漢求西域之名馬

異域而賤其道出於遠方而棄其寳

廣弘明集卷第十四　第八丈

夫絶群之駿非唯中邑之產曠世之
珍不必諸華之物漢求西域之名馬
魏収南海之明珠貢犀象之牙角採
翡翠之毛羽物生遠域尚於此而為
珍道出遐方獨奈何而可棄若藥物
出於戎夷禁呪起於胡越茍可以蠲
邪而去疾豈以遠來而不用之哉夫
滅三毒以證無為其蠲邪也大矣除
八苦而致常樂其去疾也深矣何
得拘夷夏而計親疎乎況百億日月
之下三千世界之內則中在於彼域
不在於此方矣
傳計詩書所未言以為修多不足尚
余昔同此惑焉今又悟其不然矣
夫天文曆象之秘奧地理山川之卓
詭經脉孔穴之診候針藥符呪之方
術詩書有所不載周孔未之明言然
考之吉凶而有徵矣察其行用而多
効矣且又周孔未言之物蠢蠢無窮
詩書不載之法浩浩何限信乎書不
盡言言不盡意何得拘六經之局教
而背三乘之通旨哉夫能事未興於
上古聖人開務於後世故棟宇易曽

廣弘明集卷第十四　第九丈　赤

巢之居文字代結繩之制飲血茹毛
之饌則先用而未珎火化粒食之功

上古聖人開務於後世故棣字易曾
虞身負美書十五　第九丈　本
巢之居文字代結繩之制飲血茹毛
之饌則先用而未珎火化粒食之功
雖後作而非弊彼用捨之先後非理
教之通蔽豈得以詩書早播而特隆
修多晚至而當替人有幼噉蔾藿長
飫梁宍少為布衣老遇侯服豈得以
蔾藿先獲謂勝梁宍之味侯服晚遇
不如布衣之貴乎万物有遷三寶常
住寂然不動感而皆遇化身示隱顯
之迹法體絶興亡之數非初誕於王
宮不長逝於雙樹何得論生滅于赴
感計脩促于来去乎
傅氏譽老子而毀釋迦讀道書而非
佛教余昔同此惑焉今又悟其不然
也夫釋老之為教體一而不二矣同
蠲有欲之累俱顯无為之宗老氏明
而未融釋典言臻其極道若果是佛
固同是而無非佛若果非道亦可非
而无是理非鋒楯之異人懷向背之
殊既同衆狙之喜怒又似葉公之愛
畏至如柱下道德之言漆園内外之
篇雅奥而難加清高而可尚竊常讀
之無間然矣豈以信奉釋典而苟誚
責卽身美書十四　第十丈　本
之哉抑又論之夫生死無窮之緣報

篇雅與而難加清高而可尚竊嘗謂
之無間然矣豈以信奉釋典而苟誣

之哉抑又論之夫生死無窮之緣報
應不朽之旨釋氏之所創明黃老未
之言及不知今之道書何因類於佛
典論三世以勸戒出九流之軌躅若
目覩而言之則同佛而等其照若耳
聞而放之則師佛而遵其說同照則
同不當非相師則師不可毀譽道而
非佛何謬之甚哉

傅奕佛是妖魅之氣寺為淫邪之祀
此其末鬼之言也妖唯作孽豈弘十
善之化魅必憑邪寧興八正之道妖
猶畏猶魅亦懼猶何以降帝釋之高
心摧天魔之巨力又如圖澄羅什之
侶道安慧遠之儔高德高名非狂非
醉豈容捨愛辭榮求魑魅之邪道勤
身苦節事魍魎之妖神又自昔東漢
至我
大唐代代而禁妖言處處而斷淫祀
豈容捨其財力放其士民營魑魅之
堂塔入魍魎之徒衆又有宰輔冠蓋
之輩置情天人之際杭迹烟霞之表
人倫羽儀王導庾亮之徒戴逵許詢
並稟教而歸依皆厝心以崇信豈容

尊妖奉魅以自屈乎良由覩妙知真

之輩置[illegible]天人之際[illegible]迦州覈之教
並禀教而歸依皆厝心以崇信豈容

尊妖奉魅以自屈乎良由覩妙知真
使之然耳又傅氏之先毅字武仲高
才碩學世号通人辯顯宗之祥夢證
金人之冥感釋道東被毅有功焉竊
揆傅令之才識未可齊於武仲也何
為毀佛謗法与其先之反乎吴尚書
令闞澤對吴主孫權曰孔老二家比
方佛法優劣遠矣何以言之孔老設
教法天以制不敢違天諸佛說法天
奉而行不敢違佛以此言之實非比
對愚謂闞子斯論知優劣之一隅矣
凡百家君子可不思其言乎夫大士
高僧觀於理也深矣明主賢臣謀於
國也忠矣而歷代寶之以為大訓何
哉知其窮理盡性道莫之加故也傅
氏觀不深於名僧思未精於前哲獨
師心而背法輕絕福而興咎何其為
國謀而不忠乎為身慮而不遠乎大
覺窮神而知化深勸思患而豫防惟
百齡之易盡嗟五福其難常命川流
而電逝業地久而天長三塗極迮而
杳杳四流無際而茫茫憑法舟而利
濟藉信翮以高翔宜轉咎而為福何

因念而作狂也
博士道時恐特當育曾反況今天下

杳杳四流無際而浩浩懸法舟而利
濟藉信翮以高翔宜轉咎而為福何

因念而作狂也
傅云趙時梁時皆有僧反況今天下
僧尼二十万衆此又不信之言也若
以昔有反僧而廢今之法衆豈得以
古有叛臣而棄今之名士隣有逆兒
而逐已之順子昔有乱民而不養今
之黎庶乎夫普天之下出家之衆非
雲集於一邑寔星分於九土攝之以
州縣限之以関河無徵發之威權有
憲章之禁約縱令五三凶險一二闡
提既無緣以烏合亦何憂於蟻聚且
又沙門入道豈懷亡命之謀女子出
家寧求帶鉀之用何乃混計僧尼之
數雷同梟鏡之黨構虛以亂真蔽善
而稱惡君子有三畏豈當如是乎夫
青衿有罪非関尼父之失皂服為非
豈是釋尊之咎僧干朝憲尼犯俗刑
辟誦律而穿窬如讀禮而驕倨但以
人禀頑嚚之性而不遷於善非是經
開逆乱之源而令染於惡人不皆賢
法實盡善何得因怒惡而反善以咎
人而棄法夫口談夷惠而身行桀蹻
耳聽詩禮而心存邪僻夏翟以降何

代無之豈得怒蹠而尤夷惠疾邪而

耳聽詩禮而心存邪僻夏殺以降何

代無之豈得怒跡而尤夷惠疾邪而
廢詩禮然則人有可誅之罪法無可
廢之過但應禁非以弘法不可以人
而賤道竊篤信于妙法不苟黨於沙
門至於秋稊稗以殖嘉苗肅奸回以
清大教所深願矣所深願矣
傅云道人去梟驢騾四色皆是貪逆
之惡種此又不思之言也夫以捨俗
修道故稱道人學道離貪何名貪逆
若云貪菩提道逆生死流則傅子興
言未達斯旨觀沙門之律行也行人
所不能行止人所不能止與諸釋典
可得而究蠕動之物猶不加害況為
梟鏡之事乎嫁娶之禮尚捨不為況
為禽獸之行乎何乃引離欲之上人
之聚麀之下物擬有道之賢俊比无
知之驢騾毀大慈之善衆混不祥之
惡鳥謂道人為逆種以梵行比獸心
害善一何甚乎反白類如此乎
余昔每引孝經之不毀傷以譏沙門
之去鬚髮謂其反先王之道失忠孝
之義今則悟其不然矣若夫事君親
而盡節雖殺身而稱仁虧忠孝而偷

存徒全膚而非義論美見危而致命
禮防嗌難而尚免可得一槩而何毀

盡節雖煞身而稱仁戮忠孝而偷
虞明身夷第十四　第十五又　亦
存徒全膚而非義論美見危而致命
禮防臨難而苟免何得一槃而訶毀
傷雷同而頋膚髮割股納肝傷則甚
矣剔鬚落髮毀乃微焉立忠不顧其
命論者莫之咎求道不愛其毛何獨
以為過湯恤蒸民尚焚軀以祈澤墨
敦兼愛欲磨足而至頂況夫上為君
父深求福利鬚髮之毀何足頋哉且
夫聖人之教有殊途而同歸君子之
道或反經而合義則太伯其人也廢
在家之就養託採藥而不歸棄中國
之服章依剪髮以為飾反經悖禮莫
甚於斯然而仲尼稱之曰太伯可謂
至德矣其故何也雖迹背君親而心
忠於家國形虧百越而德全乎三讓
故太伯棄衣冠之制而無損於至德
則沙門捨搢紳之容亦何傷乎妙道
雖易服改貌違臣子之常儀而信道
歸心願君親之多福苦其身意修出
家之衆善遣其君父以歷劫之深慶
其為忠孝不亦多乎謂善沙門為不
忠未之信矣
虞明身夷第十四　第十五又　亦
傳又云西域胡人因泥而生是以便
事泥瓦此又未思之言也夫崇立靈
像模寫尊形所用多塗非獨泥瓦或

忠款之信矣
傳又云西域胡人因埿而生是以便
事埿瓦此又未思之言也夫崇立靈

像摸寫尊形所用多塗非獨埿瓦或
彫或鑄則以鐵木金銅圖之繡之亦
在丹青纖素復謂西域士女遍從此
物而生乎且又中國之廟以木爲主
則謂制禮君子皆從木而育耶親不
可忘故爲之宗廟佛不可忘故具之
形像以表罔極之心用申如在之敬
欽聖仰德何失之有哉夫以善爲過
者故亦以惡爲功矣
傳又云帝王无佛則國治年長有佛
則政虐祚短此又未思之言也則謂
能仁設教皆闡淫虐之風菩薩立言
專弘桀紂之事以實論之殊不然矣
夫殷喪大寶災興妲己之言周失諸
侯禍由褒姒之笑三代之亡皆此物
也三乘之教豈斯尚乎佛之爲道慈
悲喜護齊物我而等怨親與安樂而
救危苦古之所以得其民者佛既弘
之矣民之所以逃其上者經甚戒之
矣羲軒舜禹之德在六度而苞籠羿
浞癸辛之咎惣十惡以防禁向使桀
弘少欲之教紂順大慈之道伊呂无

所用其謀湯武焉得行其討可使嗚

[illegible]
弘少欲之教紂順大慈之道伊呂无
(廣明集卷十四　第十六丈　ホ)
所用其誅湯武焉得行其討可使鳴
條免去國之禍牧野息倒戈之亂夏
后從洛汭之歌楚子違乾溪之難然
則釋氏之化為益非小延福祚於无
窮過危亡於未兆傳有謂之為損无
益是何言歟是何言歟為佛何讎而
言之至此佛何所負而疾之若讎乎
傅又云未有佛法之前人皆淳和世
無篡逆此又未思之言也夫九黎乱
德豈非無佛之年三苗逆命非當有
法之後夏殷之季何有淳和春秋之
時寧無篡逆寇賊姦宄作士命於皐
繇獫狁孔熾薄伐勞於吉甫而傅謂
佛興篡逆法敗淳和專構虛言皆違
實録一縷之盜佛猶戒之豈長篡逆
之乱乎一言之競佛亦防之何敗淳
和之道乎惟佛之為教也勸臣以忠
勸子以孝勸國以治勸家以和弘善
示天堂之樂懲非顯地獄之苦不唯
一字以為褒豈止五刑而作戒乃謂
傷和而長乱不亦誣謗之甚哉亦何
傷於佛日乎但自淪於苦海矣枉而
不避良可悲夫於是書生心伏而色
(廣明集卷十四　第十七丈　ホ)
愧避席而謝曰僕以習俗生常違道
自佚忽於所未究既其所先述皆正

不避良可悲夫於是書生心伏而色
愧避席而謝曰僕以習俗生常違道
廣明集卷十四　第十五丈　林
自佚忽於所未究翫其所先述背正
法而異論受邪言以同失今聞佛智
之玄遠乃知釋教之忠實豁然神悟
而理穢足以蕩迷而祛疾雖從邪於
昔歲請歸正於茲日謹奉來戒以為
口實矣

內德論通命篇第二

或曰聖人陳福以勸善示禍以戒惡
小人謂善无益而不為謂惡无傷而
不去然有殃有福之言乃華而不實
无益无傷之論則信而有徵何以言
之也伯夷餓矣啓期貧矣顏回殀矣
冉耕疾矣或侈侈隆富言罕及於義
方或皤皤壽考名不稱而歿世仁而
不壽富而未仁書契已降不可勝紀
故知仲尼殃慶之言徒欺人耳文命
影響之諭殆難信乎有敦善行而不
怠者嗟斯言之長惑焉乃論而釋之
曰夫殃福蓋有其根不可无因而妄
致善惡當收其報必非失應而徒已
但根深而報遠耳目之所不談原始
而究終儒墨之所莫逮故隨遭之命
廣明集卷第十四　第十六丈　赤
度於天而難詳殀壽之年考於人而
易惑人之為賞罰也尚能明察而不

而究終儒墨之所莫逮故隨遭之命

度於天而難詳殀壽之年考於人而
易惑人之為賞罰也尚能明察而不
濫天之降殃福也豈反清乱而无僭
哉故知有理存焉不可誣矣非夫大
覺而遍知者孰能窮理而除惑哉卜
商賈誼之為言班彪李康之著論但
知泯而謂之命莫辯命之所以然何
異見黍稷於倉廩而不知得之由稼
穡覩羅紈於篋笥而未識成之以機
杼焉遷喭報施之爽積疑而莫之通
范滂惑善惡之宜含憤而无以釋皆
覩流而弗尋源見一而不知二惟觀
釋氏之經論可以究其始終乎為善
為惡之報窮枝派於千萘一厚一薄
之命照根源于万古辯六趣之往来
示三世之殃福乃知形殃而業无朽
焉人死而神又生焉或賢聖而受宿
殃六通之適口之饍或禽獸而荷餘
福四足懷如意之寶為業既非一緒
感報寔亦千變業各異而隨心報不
同其如面原其心也或先迷而後復
或有初而無終或惡恒而因悔或善
粹而常祟或為功而兼各或福微而

慧隆或罪均而情異或功殊而志里

或有福而無緣或愚恒而反悔或善
粹而常崇或為功而兼咎或福微而
慧隆或罪均而情異或功殊而志里

故其報也有先號而後笑有既得而
患失有少賤而卒凶有始榮而終吉
有操潔而年殀有行鄙而財溢有同
罪而殊刑有齊德而異秩業多端而
交加果遍酬而纏恙譬如畫工布丹
青之彩鏡像應妍蚩之質命招六印
達季子之遊談業引万金果朱公之
計術取青紫如俯拾有昔因之助焉
達禮樂而固窮无宿福之資也讀論
者継踵而張文獨享其榮說詩者比
肩而匡鼎偏高其位或功勤可記而
祿不及於介推或咎隙當陳而爵先
加於雍齒韋賢經術遠勝黃金之遺
趙壹文籍不如盈囊之錢此豈功業
之異哉故由宿命之殊耳或材小而
任大宰衡无赫赫之功或道著而身
微孔墨有栖栖之辱亦有德位俱顯
元凱列唐虞之朝才命並隆傅呂受
鹽梅之寄二因雙殖則兼之也如此
一業孤脩則其偏也若彼管仲釋囚
而登相李斯為相而被刑范睢先辱
而後榮鄧通始富而終餓非初訥而

末辯豈昔愚而今智由果熟而泰來
以福盡而屯及若夫緻伍胥者宰嚭

而登相李其烝相而祖开泊聰先慶
而後榮鄧通始富而終餓非初訥而

未辯豈昔愚而今智由果熟而泰来
以福盡而乇及若去敗伍胥者宰嚭
也非由昔殃濟張倉者王陵也何関
往福此為見緣而不知因有斷見之
各矣若去業靡好爵不念局界之愿
命偈仁風無愧来蘇之澤此為知因
而不識緣有背恩之罪矣若兼達其
旨兩遣其累進德脩業豈有関乎春
種嘉穀方賴夏雨以繁滋宿殖良因
乃藉今緣而起發受膏澤而藂蕪不
墾之地也遇明時而貪賊无因之士
也因緣之旨具諸經論觸途而長皆
此類焉若唯見其一不會其二各累
之萌傷其德矣觀釋典之所明也白
黒之業有必定之與不定禍福之報
有可轉及䒭無轉為德為各唯攘可轉
之業若賢若愚无移必定之命夫大
善積而灾銷衆悪盈而福滅理之必
然信而不貳辟如藥石勝而疾除水
雨注而焚息巨堤之堰消流藁斧之
伐朝菌但疾處膏肓良藥有所不救
火炎原隰滴水固其无解鄧林之木
非隻刃而可盡長江之流豈一塊之

能塞大德可以掩微瑕微功不足補
大各勢金石者難為功摧枯朽者易

□□隙□□固其无解登栊之材
非隻刃而可盡長江之流豈一塊之
能塞大德可以掩微瑕微功不足補

大各鏌金石者難為功摧枯朽者易
為力其業微者報不堅其行堅者
果必定不堅故可轉必定則難移可
轉之難故三唱息巨海之波難移之
厄則四果遇兇人之害劉琨小賢致
反風而滅火唐堯大聖遭洪水之襄
陵准此而論未足惑矣晉文增德弥
長蛇於路隅宋景興言退妖星於天
際此不定之業也邾文輕己而利民
有德而无應楚昭引灾而讓福言善
而身凶乃必定之命也或同惡而殊
感或善均而報異皆昔因之所致也
何足恠之於一生哉孔子曰小人不
知天命而不畏又曰不知命无以為
君子佛之所云業也儒之所謂命也
蓋言殊而理會可得而同論焉命繫
於業業起於人人稟命以窮通命隨
業而厚薄厚薄之命莫非由己怨天
尤上不亦謬乎詩云下民之孽匪降
自天傳曰禍福无門惟人所召此云
天之不可推而責之於人矣孟軻干
魯不憾臧倉之蔽仲由仕季无恚伯

寮之譖則謂人之不可責而推之於
天矣其言若及其致雖殊要而論之

天之不可推而責之於人矣孟軻于
曽不慽感倉之蔽仲由仕季无恚伯
寮之讒則謂人之不可責而推之於

天矣其言若及其致匪殊要而論之
同歸進德尅己戒人以勗乾乾之志
樂天知命獨其慼慼之尤夫然故內
勤克命之功外弭不爭之德上无怨
天之咎下絶尤人之累行之中和於
是乎在古之善為道者其從事於斯
乎昔者初聞釋典信之不篤拘其耳
目之間疑於視聽之外謂前因後果
之説等莊周之寓言天上地下之談
類相如之烏有覩鞘回之漏網則為
非而不徵聞忠直之逢尤則輕善而
無勸甚哉此惑也知業則不然夫達
業之君子无私而委命仰聖賢之清
德欽金玉之高行无悶于陋巷之居
忘懷於名利之競所以畢旣往之餘
業啓將来之長慶不顧流俗之訾毀
豈求鄉曲之稱詠哉夫種殖不見其
長有時而大砥礪莫覩其虧終銷厥
厚今形善悪之報為時近而未熟昔
世吉凶之果須數終而乃謝辟如稼
穡作甘不朝種而夕稔蕤蕤為剌亦
春生而秋實不耕而飽飫者因昔歲

之餘穀不賢而冨壽者荷前身之舊
福天道无親疎人業有盈縮由斷以

穡作甘不朝種而夕穫蕣爲英尒
春生而秋實不耕而飽飫者因昔歲

之餘穀不賢而富壽者荷前身之舊
福天道无親疎人業有盈縮由斯以
推天命可得除疑惑矣若失虞夏商
周之典黃老孔墨之言道惟施於一
生言因及於三世則可惑者有六焉
无辭以通之矣亦為善之利謂爵賞
及名譽陳為惡之害明恥辱與刑罰
然逃賞晦名之士以何為利乎苟免
无恥之夫不受其害矣何足以為懲
勸哉可惑者一也云天與善降之以
百祥謂神亂淫加之以六極然伯牛
德行而有疾天豈惡其為善乎盜蹠
凶暴而无殃神豈善其為惡乎何禍
福之濫及哉可惑者二也若云罪隨
形而並滅功與身而共朽善何慶之
可論惡何殃而當戒若善惡之報信
有而非無也食山薇以飢死何慶而
加之福膾人肝而壽終何時而受其
禍何善惡之無報哉可惑者三也若
云禍福由其祖禰殃慶延於子孫著
之於前載不必皆然矣伯宗羊肸之
嗣絶滅於晉朝慶父叔牙之後繁昌
於魯國豈祖禰之由乎惑者四也若

云觀善察惡時有謀於上天故使降

於魯國豈祖祢之由乎惑者四也若
去觀善察惡時有謬於上天故使降
廣弘明集卷第十四 第二十四丈 帀
福流災遂無均於下土然天之明命
寧當闇於賞罰乎曾謂天道不如王
者之制乎惑者五也若去禍福非人
所召善惡無報於後而百王賞善而
刑淫六經褒德而貶過則為虛勸於
不益妄戒於无損何貴孔丘之弘教
何各嬴正之焚書乎可惑者六也然
則善惡之所感到禍福之所倚伏惟
限之於一生不通之以三世其理局
而不弘矣何以辯人之惑乎防於惡
也未盡導於善也多闕其取義也尚
淺其利民也猶微比夫十力深言三
乘妙法濟四生于火宅運六舟於苦
海高下之相懸也若培塿之與崐崘
淺深之不類也疋潢汙之與江漢何
可同年而語哉昔維摩詰之明達及
舍利弗之聰辯經論詳之可得而挍
足以逾項託起孔丘邁李老越許由
伏墨狄摧莊周呑百氏該九流書籍
所載莫之與儔然受諸異道不毀正
信雖明世典常樂佛法師事釋迦伏
膺善誘豈不識道勝而鑽仰之乎
廣弘明集卷第十四 第二十五丈 帀

內德論空有篇第三

或有惡取於空以生斷見亦所應遣

信雖明世典常樂佛法所事猶迦伏

齊月善謗豈不識道勝而鑽仰之乎

廣明集卷第十四　第二十五丈　亦

內德論空有篇第三

或有惡取於空以生斷見无所慚懼
自謂大乘此正法所深戒也其斷見
者曰經以法喻泡影生同幻化又云
罪福不二業報非有故知殖因叔果
之談天堂地獄之說无異相如術上
林之橘樹孟德指前路之梅園權誘
愚蒙假稱跡怯有其語焉无其實矣
至如冉疾顏殀以攝養之乖宜彭壽
躰存由將衛之有術貴賤自然而殊
苦樂偶其所遇辟諸草木區以別矣
若蓂莢之表祥瑞連李之應休明名
載于竹帛狀圖於丹青此則草木之
貴者也若被三徑而易蔓亘七澤而
難剪充僕妾之薪蒸被牛羊之履踐
此則草木之賤者也若列挺千雲之
峯羅生絕跡之地斤斧莫之及樵蘇
所不至此則草木之全壽者也若匠
石之所數顧農夫之所務去遭荷蓧
之奮鋤值般輸之揮斧此則草木殀
命者也若篠簜比質於松栢蕙若同
氣於蘭芷翠陵寒而未渝芳在幽而
不已草木之賢俊者也若蓑荑蒺蔾生而

廣明集卷第十四　第二十六丈　亦

見惡枳棘多而莫美在詩騷之比興
以疋對而喻部草木之窮畏皆之等

不巳草木之賢俊者也若蒺藜生而
賓所集卷第十四　第二十六丈　亦
見悪枳棘多而莫美在詩騷之比興
以疋蘄而喻鄙草木之庸猥者也若
乃異臭殊味千品万形壤之所殖胡
可勝名何業而見重何因而被輕何
尤而速斃何功而久生何咎而枯槁
何福而華榮何習而含毒何脩而播
馨此豈宿業之所致乎乃自然而万
差耳人之殊命盖亦如是豈由前業
使之然哉然則無是無非大乘之深
理明善明悪小乘之淺教愚騃者令
合真謹慎者乘道何為捨悪趣善而
起分别之心乎又嫌佛之說法端緒
太多論空說有自相乖背此是佛闘
衆生耳何不唯明一種之法乎邪空
之說去尒正空則不然矣苟識空有
之理者豈發如是之言乎此既喻非
而博言偽而辯懼其迷誤後人增長
邪見聊率所聞試論之曰若夫如夢
如幻如響如泡無一法而不尒揔万
像而俱苞上士觀之以至聖至聖體
之而獨超大浸稽天而不溺大風偃
岳而無飄具六通而自在越三界而
逍遥然理不自了正觀以照心不自
度所集卷第十四　第二十七丈　亦
寂静攝斯調障不自遣對治方銷德
不自备勤脩乃就六蔽既除則真如

道遥然理不自了正觀以照心不自

寂靜攝斯調障不自違對治方銷德
不自俗勤脩乃饒六蔽既除則真如
可顯三障未滅則菩提極遥故真諦
離垢淨之相俗諦立是非之條指事
必假於分別論法豈宜於混淆六度
不可為墜苦之業三毒不可為出世
之橋投谷難以無墜赴火何由不燒
堯舜不可比之於昏桀幽厲不可同
之於聖堯忠賢不可斥之於荒野邪
佞不可昇之於明朝不可反白而作
黑不可俾晝而為宵不可以邪害於
正不可持鳳比於梟何得同因果於
兎角反罪福於龜毛乎雖引大乘之
妙言不得妙之真致說之於口若同
用之於心則異異者何也正法以空
去其貪邪說以空恣其愛智者觀空
以除恚惑者論空而肆害達者行空
而慧解迷者取空以狂悖大士體空
而進德小人說空而善退其殊若此
豈同致乎良由反用正言以生邪執
矣騏驥浮水動而無功舟檝登山勢
而不進豈騏驥舟檝之不善哉但浮
水登山用之反也讀淨名離相之典

而廢進修誦莊周齊物之言以縱情

水登山用之反也讀淨名離相之典

而廢進修誦莊周齊物之言以縱憒
欲无異策駟馬而泝流擢方舟以登
坂望追造父之長驅欲比越人之利
涉不亦難乎夫淨名有清高之德莊
周无嗜欲之累故知斷見之論空與
无為之道反矣夫妙道之玄致即群
有以明空既觸實而知假亦就殊而
照同其何類也辟如對廣鏡而傍觀
臨碧池而俯映衆像森而在目可見
而无實性緣生有而成形有離緣而
喪質水遇寒而氷壯氷涉温而堅失
凡從緣而為有雖大有其何實故天
地與我皆虛我與万物為一菩提得
謂為有何況群生與衆術故察於物
而非物取諸身而匪身麤夭著而皆
妄鎮地崇而莫真言論窮理而无說
賓客盈堂而无人豔色絶世而无美
瑧寶溢目而無珎善惡殊途而不二
聖凡異等而常均尋夫經論之大旨
也從緣以明非有緣起以辯非无事
有而无妙實義空而匪太虛无人非
闕户之閬无見非面牆之愚無説非
金人之口無體非棘推之軀无動非

山岳之良无別非偶同之神無真非

金人之口無體非棘推之軀无動非
山岳之皃无別非偶同之神無真非

魚目之寶无實非贋足之書財比夢
財而莫異色与幻色而何殊猗頓等
原忌之產宋里疋平城之姝道智了
空而絶縛俗情滯有以常拘人与業
報而非有業報隨人而不無天堂類
天而匪妄地獄等地而為虛非同揚
雄之假稱玉樹畫都之鴿見神居何
乃取空言而背言援卉木而比諸夫
夜光結綠之寶南威毛嬙之色皆見
其有而興愛孰能體其空而不染睚
眦蔕芥之隙青蠅貝錦之讎莫不著
其相而興憤尠能比於空而不憾獨
謂鄙行空而不戒善法空而不遵三
惑應捨而未悛五德應修而反棄不
觀空以遣累但取空而廢善此豈淨
名不二之深致莊周齊物之玄旨乎
大矣哉至人之體空也證万物之本
寂知四大之為假視西施如行廁比
南金于碎瓦五欲不能乱其心四魔
無以變其雅智日明而德富或曰除
而過索截手足而無憾乞頭目而能
捨八法不生二相万物觀如一馬故

能證無上智為薩婆若 如若反 得其理
也得悦如此失其旨者過患如彼何

捨八法不生二相万物觀如一馬故

能證無上智爲薩婆若（如若反）得其理
也解脫如此失其旨者過患如彼何
得爲非而不懼崇邪以爲是夫見舟
見水皆非真諦而將涉大川非舟不
濟病體藥性均是空虛而人由病殞
病因藥除犀角鴆毛等類泡沫而飲
鴆者死服犀者活淡水醇醪並非真
有而漿不乱人酒能生各忠順叛逆
皆如嚮響而叛逆受誅忠順獲賞罪
福之性平等不二而福以善臻禍因
惡致善惡諸法等空无相而善法助
道惡法生障故知万法真性同一如
矣无妨因緣法中有万殊矣空有二
門不相違矣真俗二諦同所歸矣若
謂小乘有罪福之言大乘无是非之
語似胡越之殊越若牟楯之相非童
子尚著番覆聖人豈爲首鼠良以道
聽而途説遂使謬量而惡取着博考
而深思必疑釋而迷逾矣敬惟十力
世雄無上慈父言无不實慈无不普
相無不離視無不覩德無不周過無
不去善无不勸惡无不沮香塗不欣
刀割無怒不愛從順不憎違非福慧

圓滿而靡餘煩惱罄竭而無緒拔三

不去善无不歡悪无不泯香塗不欣
刀割無怒不愛從順不憎違非福慧

圓滿而靡餘煩惱罄竭而無緒拔三
界之沉溺啓四生之聾瞽空有俱照
以相濟真俗會通而雙舉務在量病
而施藥不可違中而偏處若夫方等
一乘般若八部聖慧之極大乘之首
莫不廣述受持之利深陳毀謗之各
經又云深信因果不謗大乘何謂大
乘之理都無因果乎夫取相而為善
則善而未精見相而斷悪則斷已復
生若悟善性寂而無作了悪體空而
何斷乃令三障氷銷而舜滅万德雲
集以弥滿智慧如海不可酌之以一
豪道邁人天豈得闚之以寸管而眷
之於檮杌測之以愚短不亦謬哉夫
説空而恣情者不能无所苦也疾痛
惱之則寢不安矣刀鋸傷之則體不
完矣終日不食則受其飢矣无衣禦
冬則苦其寒矣然則致苦之業豈可
輕而不避乎夫五福之與六極人情
所不能齊也故居窮而思達處危而
求安嬰疾而願愈在苦而羡歡愛壽
考而忌短折榮世禄而耻死残樂加
之而欣笑苦及之而憂歎何得雷同

於善悪而不脩於福因乎觀万姓之

者而忌短折榮世祈而取亢殘樂加
之而欣笑苦及之而憂歎何得雷同

於善惡而不脩於福因乎觀万姓之
異稟寔千種而殊級或比上壽而有
餘或夭下殤而不及或衣單布而无
恙或服重穪而寒入或藉草土而安
和或處床褥而風濕或不治而自愈
或雖治而不立或无術而體康或善
攝而痾集其形之表也均有鬚膚膚
之內也府藏奚殊皆含血而苞宍並
筋連而骨扶何一壽而一殘何一充
而一癯稟何靈而獨實受何氣而偏
虛虛者不獨挨塵而作體實者豈偏
金石以為軀未必壽長者有醫術齡
促者无道書何謂專由攝養不在業
乎亦有殀命胞胎受疾嬰孩意怒未
覺嗜欲未開未觸冒於寒暑未毀悴
於悲哀壽何以而殀疾何從而來則
其所以然者豈非前業之由哉至如
漢昭哀之二主魏文明之兩帝或未
三九而登遐或僅五八而捐世術人
雲集但致李氏之靈方士如林不救
倉舒之逝君王不之於推巫醫豈秘
其藝何寢疾而弗療何促齡而莫繼
豈非隨業而感報非道術之所濟乎

然經稱施藥之功佛歎醫王之德孔

其藝何[illegible]
豈非隨業而感報非道術之所濟乎
廣弘集卷第十四　第三十三丈　亦
然經稱施藥之功佛歎醫王之德孔
公明慎疾之軌老子有攝生之則不
信業者既迷不順醫者亦惑能詳因
果之深淺乃辯藥石之通塞可究之
以智慧難具之於翰墨至如公明辯
崇鶣鵲除痾河東郭璞譙郡華他廣
陵吳普彭城樊阿或攘凶而作吉或
止疾以為和何得不信醫術之有益
乎然景純識加刑之日而不能使刑
之不加公明知壽盡之年不能令年
之不盡鶣鵲元化不能使其親不殁
吳普樊阿不能令其躬不殞何得不
信長短之有業乎醫由業會藥依緣
聚醫實有功藥非無取必死之病雖
聖莫之蠲可療之疾待醫而方愈魂
田業反則僵尸遇再生之藥命以業
徂則聖醫為一棺之土壽之脩促體
之安苦隨遭不泰妍蚩申瘟千品万
端皆業為主三界六趣隨業而處百
卉無情故美惡非關於業報四生有
命則因緣不同於草莽斤斧伐木不驚
刀杖加人則懼鉋爪繫而不食羽毛
食而馳鶩比有情於無知何非倫而
廣弘集卷第十四　第三十四丈　祁
引喻夫室有略談則率由心業前且
[illegible]

[illegible]
食而馳騖比有情於無知何排倫而
引喻夫空有略談則率由心業前且
詠其生常今則示其正法小乘以依
報為業有大乘以万境為識造隨幻
業而施之天地逐妄心而現之識草
若翳目觀乎空花比睡夢現其生老
若悟之於心業則惟聞乎佛道原夫
小乘之與大乘如小學之與大學幼
唯教之以書計長乃傳之以禮樂始
蒙然而類牛毛終卓尓而同麟角此
乃為訓之次序何有異同而可剋良
以衆生之根有利有鈍是故聖人之
教或漸或頓或致之於深遠或進之
以分寸雖百慮而一致亦異道而乘
論乃有執空門以反教論大乘而謗
小佛不闘衆生衆生自不了辟闇室
之无燭如夜遊而未曉故相剋奪而
誼誼競是非而擾擾何異棟芙蓉於
木末尋吴楚于燕朔不亦謬乎夫一
水无以和羹一木無以構室一衣不
稱衆體一藥不療殊疾一彩无以為
文繡一聲無以諧琴瑟一言无以勸
衆善一戒无以防多失何得恠漸頓
之殊異令法門之專一夫法門之多
品如藥石之殊功救冷以温物為用
去熱則寒藥宜豐或持宜於禦濕或

稱衆體一藥不療殊疾一彩无以為
文繡一聲無以諧琴瑟一言无以勸
衆善一戒无以防多失何得恠漸頓
之殊異令法門之專一夫法門之多
品如藥石之殊功救冷以溫物為用
去熱則寒藥宜豈或特宜於禦濕或
偏須於止風不可同病而殊藥不可
病殊而藥同若守株而必闕能達變
而後通何得拘一途而相剋起戰爭
於其中乎三世因果佛不誑欺十力
勸戒聞當不疑勸之者應脩戒之者
宜遠抑凡情之所躭行聖智之所願
何得違經論之所明以胷臆而為斷
而謂善惡都空無損益乎夫法眼明
了無法不悉舌相廣長言無不實其
析有也則一毫為万其等空也則万
象皆一防斷常之先尤兼空有以除
疾彼菩提之妙理實甚深而微密猷
塵勞而求解慧當謹慎而無放佚非
聖者必凶順道者終吉勿謂不信有
如皎日

廣弘明集卷第十四